

函雅堂叢書

東雅堂叢書

樓山堂集第十六卷

貴池吳應箕著

序

姚伯子史書序

休寧姚伯子年四十餘卽著史六十而其書成先是崇禎癸酉秋伯子投予書讀之有異己予過丹山發其藏以爲近今未有也于是伯子同里士鳩資刻之以行而其書傳矣伯子顧又屬予序之予聞之師曰史之作也其本諸春秋乎是紀事編年之祖也不可及矣馬遷創

爲表紀書傳之體而後之爲史者咸則之然卷部繁浩
覽者難竟涑水之通鑒作焉古今之史于是始有條貫
宋儒讀史多論斷附以己見固未嘗自爲一書也自爲
一書者蘇子古史而外予僅見之此又伯子之書上下
數千載取古人編年紀事者行論斷於其中自爲一家
言于古無是也予觀其書不名一體裁縮已成之事以
爲文綴附獨見之義以立斷詞不病于好微而意不苦
于難屬其言約其義該其包絡遼邈使居今者巡復其
意而可以厝之爲用非具良史才又積歲覃精者烏有

是哉此伯子數十年而爲一書書成而予以爲數百年所未有無怪也伯子早精尙書出入考工三傳故其撰言次事多爲近之要自成爲伯子之書也伯子嘗謂本朝雖以北地瑯琊之才不能成一代之書豈勢會相格其志不立也予然之又謂使加我十年當爲宋史予益歎美其意不爲妄要之伯子卽不爲宋史伯子所自爲之史書固已傳矣伯子生平不問家人產布衣徒步于世一無取而胸中廓然其冲盈之氣見于面貌人不知其爲貧至與之論天下事區分精悉言皆可見之行夫

伯子蓋用世才不得已而著書以老如是卽伯子之書
抑又可知矣

四書大全辯序

明興以禮樂文章治天下而所以造士者非聖人之道
無取夫聖人之道六經其燦然者矣其最精微莫如四
子之書於是表章四書專取朱註行之謂漢唐以來能
折衷聖人之道使微言大義不爲異端邪說所亂者莫
朱子若也乃當時秉國者受成祖文皇帝命尤有四書
大全之輯豈非以聖人之道大卽朱子有未盡則羣儒

之說奈之何其盡廢也意甚深遠哉予嘗取其書究之
其中有所發明者固多卽醇疵未嘗不相半至其與聖
道相戾者復不少抑何歟豈非當時承旨者未能深窺
祖意但取成書不暇精擇又時日不給所委而分彙者
多小生豎儒識未逮歟今習者第謂此成祖皇帝頒行
之書有敢議論其閒者是毀聖而倍上也殊不知不然
哉國家之制行之久而當否見則其論說之是非亦未
有不久而愈明者也旣是非較然矣復以創於更制之
難而併我聖祖闡揚聖道造進學士之意寔以微失此

又誰之過歟于是袁州張子獨憂之因于數百年之後
爲歷朝諸人所不敢異議者取其說之疑而辯之或曰
是毋乃不足閒執讒慝之口乎予曰不然夫二祖之考
古定制廣厲教化不可謂不詳且盡乃祀聖之典至世
廟始定卽歷代從祀方不難有所予奪况依傍聖人而
爲說者哉使張子得時行道必將以此爲黼黻聖治之
大端今窮而著書獨先從事於此此固文皇帝在天之
靈而聖人之道未墜地之驗也其以爲朱子功臣爲楊
文貞諸公之諍友又何疑哉張子聞之曰然於是以其

書授之梓其辯爲世所共見予不必論夫以今日科舉之弊蓋有異端邪說剽竊前人之議而恣其猖狂無忌者矣張子獨起而辯之則張子之爲人亦吾之所不必論者也崇禎己卯歲孟冬朔日

四書圖攷序

古人讀書左圖右史圖之傳也尙矣經圖自鄭元王弼而下代不乏人至宋儒以後而大備以予所聞有論語圖纂二卷及程心復四書圖纂釋二十二卷恨未及見意嘗欲集古圖衍之定爲一書而未暇甲戌春過新安

丹山聞有吳蒼舒先生者精經學攝衣請啓得聞所未聞先生因出其夙所撰著者相示則有四書節解圖攷在焉予周覽之其圖攷精核視昔人加詳而所解釋則一根正經衷于朱程之說而止嗚呼今天下溺于科舉之文記誦剽竊雖本義不遑究況畱心古人之制作而攷其圖卽號爲通博者于名物義類之說亦旣旁喻廣引而揆之經理殊多刺謬故觀是書之裁度而知先生之學斷然有功先聖其可布而傳之無疑也先生棄官著書將四十年貲鉅萬以是廢布衣蓬戶屏絕外營其

行義無愧古儒者所著七經圖攷聲音紀元三禮正定
註疏皆翼經明道之書予將與其從孫子含去非謀使
次第行世而今爲先序其概云

梅衡湘西征集序

萬厯閒三大征其最著哉迨末年遼事敝壞浸淫昌啓
以及于今用兵二十載無分毫功而東隅未復羣盜滿
山于是談者益侈言三征爲極盛予嘗著三征本末于
海外之捷至不忍道而所重愾屢歎以爲功不可再見
者莫如疇事夫世亦嘗深究于疇所繇滅而功所自成

乎則梅衡湘之苦心偉績何可沒哉何可沒哉是役也
近事無可比方嘗以唐淮蔡事觀之衡湘蓋獨爲其難
者耳噫之悖也惡不在元濟下又加之句虜爲援蓋變
劇而禍大矣衡湘是時發憤上書身請臨戎然官不過
御史耳卽受命監軍而有制有督有撫監者不俯而仰
其鼻息稱伉直自喜矣況敢挾才據其上以指揮惟吾
意故視晉公以宰相行師位尊體重勢得自爲而柄無
旁撓者爲何如哉水攻則城崩閒行則黨貳創虜則援
絕招降則眾散事勢曉然而撓者曲至嚮微衡湘捐郤

善讓令其計卒行則國家于西事恐尙有不可言者也
夫唐之平淮蔡也晉公受李愬之成然愬之功炳焉是
役也有受衡湘成者衡湘不自張而報不副要其苦心
偉績見之先後疏牘者何可沒也吾故曰衡湘獨爲其
難者耳噫事距今四十餘年予始得衡湘西征集讀之
先是集未行世予謂衡湘嗣子惠連曰昔營平言兵者
萬世法何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夫衡湘不伐子不以
伐成衡湘之志然其于萬世者何也今天下用兵二十
年不效令得如衡湘者在何詎至是惠連曰若是是先

君子所以不沒者以有此集哉西征本末詳予他記者甚悉不更敘今獨敘衡湘之獨爲其難者如此夫此非盡予言也其同里士王都俞者亦嘗評是集而感慨繫之矣

古方略序

古方略一書爲婺源故太宰余少原先生貳樞時所撰輯予友張爾公從其家得之歎爲善本評以授諸梓者也有少宗伯姜公通政鄉徐公爲之序而張子復以予嘗妄言兵亦屬爲序之予惟方略者皆古人用兵事今

天下政苦兵又苦無善兵者則方略不素具也卽此書
可少哉夫方略非可以書盡者也古之善爲兵者其方
略多不傳卽有傳者非其至孫吳傳者矣其書不多子
房所受于老人者不過一卷而已後世所傳兵書益多
善兵者日益寡有善者必不泥古法應變出奇而用古
法者輒敗然則方略果可以教人哉語曰以書御者不
盡馬之情以今制古者不達事之變況兵事歟兵者專
家之學也有善兵而不至學古兵法者矣無不學古法
而盡善兵者也卽如今日口入吾關大得氣去寇殘殺

人民復狎吾民而處之而我用兵或十年或二十年無分毫功此無望有出奇應變如昔之不泥古法者嚮第令師古法而用之詎至是哉以善兵者之寡而咎傳兵法者之徒多是懲于輕陽侯之波而謂舟楫可不用也不亦過歟以予聞余公神宗皇帝時之正人君子也其時天下方無事已輯爲此書張子抱道未用憂世之多故又以此書教天下之用兵者兩君子之方略固已具見于此夫左氏言兵之祖也其論置將猶原本于敦詩書悅禮樂者嗚呼此方略不傳久矣予之因爾公而序

余公者其或猶是意夫崇禎某年月日

東林本末序

東林者門戶之名也門戶者又朋黨之別號夫小人欲空人國必加之以朋黨于是東林之名最著而受禍爲獨深要亦何負于人國哉東林爭言真僞其真者必不負國家僞者或至負東林此實何歎蓋起事至五六年相傳多失其實于是而有僞者亦勢使然也今之所爲東林者又一變往時欲錮之林下者今且下及草野夫聖世豈有黨錮之事何論朝野亦辨其爲真與僞而